

外国文艺丛书

拍卖
第四十九批

※ 著者 / 托马斯·品钦

※ 译者 / 林疑今



拍卖 第四十九批

※ 著者 / 托马斯·品钦

※ 译者 / 林疑今

Thomas Pynchon
THE CRYING OF LOT 49

本书根据Bantam Books, Inc.

1982年4月第18版译出

拍卖第四十九批

[美]托马斯·品钦 著

林疑今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09,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327-0553-7/I·253

定价：2.65元

谈《拍卖第四十九批》中的“熵”意识

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名字,对于关注美国当代文学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生涯,1963年第一部长篇小说《V.》问世,即被评论界评为该年最佳长篇小说,获威廉·福克纳基金会最佳小说奖。1966年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拍卖第四十九批》(The Crying of Lot 49),其后并写有《秘密的结合》、《玫瑰花下》等短篇,至1973年第三部长篇小说《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出版,蜚声文坛,又获全国图书奖。自此,品钦居于美国战后涌现的年轻一代的优秀小说家之列,而由于作品构思奇谲,寓意幽默讽刺,被文学评论家与约瑟夫·赫勒、约翰·巴思、库特·冯尼格、贝娄、梅勒等人同列为“黑色幽默派”小说家。

但是人们对于品钦其人所知甚少。他同另一位当代美国作家塞林杰一样,深居简出,几乎与世隔绝。因此,关于品钦的个人经历,即使擅于搜集资料的传记作家,目前关于品钦也只能给我们提供以下这些:托马斯·品钦1937年生于纽约州格伦科夫(Glen Cove),1953年入科乃尔大学工学院读工程物理系,后转入艺术科学系主修英语,其间在海军服役,两年后返校继续学习至毕业。在科乃尔大学时参加《科乃尔作家》编辑工作,1957—1959年写有《小雨》、《维也

纳的道德与怜悯》、《低地》、《嬗》、《玫瑰花下》等短篇小说。1959年大学毕业后，一度有意做唱片音乐节目广播主持人和《老爷》杂志的电影评论员，但最后决定与友人住在曼哈顿，动手写作长篇小说《V.》。数月后，又接受西雅图波音飞机公司之聘，担任该公司的技术撰稿人，两年后离去，继续写作长篇小说《V.》，至1963年小说出版。1973年初《万有引力之虹》出版不久，海盗出版公司为此在同年3月5日《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并选载了十篇评论摘录，但因无法与作者联系以征求意见，不得不冠以通栏手写体的致作者信：“亲爱的托马斯·品钦，我们想你大概愿意看到关于你的小说的第一批评论吧。”这也许可以作为一则表明品钦深居简出以致无法通问的趣谈。

品钦的小说具有一个共同的品质，既能吸引一般读者，又使一些读者望而却步。才华横溢、层出不穷的创造力加上广博的科学知识，使读者“不仅感觉在展读一部小说而且恍如在一页页从百科全书中信手撕下的章节中行进”。作者在大学时期研读的工程物理学和艺术科学跨越了理工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领域，无疑为他日后作为一个作家观照现实世界，描画与探索作家特有的敏感所发现的社会问题的深层根源，提供了广阔的视角和多能的处理手段。

不少论者认为品钦在小说创作中，对现实世界的观照和认知中，具体地说，在他运用艺术手段揭示、剖析、思考、

讽刺、追索周围现实世界的弊端及症结所在时，受到托·斯·艾略特、亨利·亚当斯和马克斯·韦伯等前辈诗人与学者的启示和影响。^① 品钦生活在处于后工业社会的美国。面对着美国以及西方那种技术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世界，深感人的精神受到物质强大的束缚和扭曲，变成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陷于精神衰退甚至枯竭，变成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精神空虚的“荒原”，作为一种形象的引喻，无疑是受到他前辈诗人艾略特的启示的。而一种清醒的历史感又促使他追溯这种畸形社会的生成和预卜其前景，亨利·亚当斯以物理学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熵”(entropy)作为历史发展的隐喻：熵标志人类社会种种机制、秩序的最终趋向“热寂”，即趋向混沌、无序。一个机制、制度或系统越是井然有序，其走向热寂的倾向力越大，其原因在于人类社会既有的制度和机构势必发挥严格的控制作用。而组织越严密，信息、意义越繁复，则越易引起热寂，走向其反面：有序变为无序(混沌)；文明终于为混乱所控制。这个关于熵的定律，对于曾专攻工程物理科学的品钦来说，无疑是有影响力的，而一旦与观察并研究人类社会与历史相结合，对他就更

^① 艾略特，美国出生的英国现代大诗人，1922年发表长诗《荒原》。亨利·亚当斯(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作家，其重要作品有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书中贯穿了对历史的剖析和针砭。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研究人的社会行为，代表作为《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认为清教徒参与了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生活的庞大机构，势必要主宰每个人的生活和价值观念。

具有吸引力了。于是我们在《V.》中的马耳他岛的贫瘠岩礁，在《万有引力之虹》中的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先进的杀人利器威慑下的欧洲，在《拍卖第四十九批》中的美国南加利福尼亚，看到了那种技术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的“垃圾场”，人们忍受着失去了爱，失去了信念，失去了活力的痛苦。忍受着精神上贫乏的痛苦。在痛苦中无望地探求着出现这一切“阴谋”究竟为了什么。人们探索《V.》里的女主人公V.到底是什么。在《万有引力之虹》里，人们探究杀人利器V₂火箭的准确落点……

品钦在《拍卖第四十九批》里一开始就向我们介绍小说女主人公、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的奥狄芭·马斯太太。她刚从一次冷餐会上回家，发现自己已被提名当一笔大遗产的执行人。一度是她情人的皮尔斯·尹维拉雷蒂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产巨子、大资产家、大企业家，死后留下了雄厚而且繁多的遗产。她的任务就是要“熟悉帐簿和业务，检验遗嘱，收回所有债务，编制资产目录，对于全部产业作个估计，决定变卖什么，保留什么，付清债务，缴清税款，分配遗产……”。于是作者把读者带向美国西岸，随着女主人公奔驰在南加利福尼亚的高速公路上，在圣纳西索市、在旧金山、在湾区和洛杉矶……的喧闹、放荡的汽车旅馆、酒吧间、精神病诊所、军火厂和大学，置身在律师、偏执狂、同性恋者、吸毒者、演员和教授之间去“熟悉”死者皮尔斯·尹维拉雷蒂的几乎包罗万象的形形色色的公司甚至尖端工业“约

约戴恩”军火厂和地产业的庞大的资产，同时等候着“从亚利桑那州、得克萨斯州、纽约州、佛罗里达州所拥有的地产以及特拉华州所设有的公司”得到“附属遗产管理委任状”并被承认为“代表”。一切似乎都按计划井然有序地进行：信息“系统”地、“循序”地发现、发展、深化，然而，一切又似乎都像“预谋”，使人迷惑：遗产的另一个共同执行人、死者的律师梅兹格与女主人公奥狄芭在“回声院”汽车旅馆的邂逅和私通，当地电视台凑巧正放映梅兹格当童星时的影片，最后在“潜望镜”酒吧间的女厕所发现古怪的字母和图样(W.A.S.T.E.和一个带弱音器的邮递喇叭)，这意味着什么？拍卖的遗产中有皮尔斯收藏的一批珍贵的邮票，与这些邮票有关的，有一个叫做“特里斯特罗系统”，这又是什么？一切似乎又如陷入“迷宫”，变为“混乱”，“无序”：皮尔斯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在战争中阵亡沉入意大利湖中的尸骨化成骨灰做一家烟厂的过滤嘴，圣纳西索市上演的一出十七世纪的历史剧《信使悲剧》，剧中一位残暴的公爵把“一支精选的卫队一一杀害，然后扔进湖里。这些死人骨头后来又捞上来制成炭，由炭制成墨水”，凡是与“法基奥公国的通信包括文件，一律用这种墨水书写”。剧中第四幕结束时一段凄凉的歌词点出了一个组织的名字：

我们从前认作特恩和塔克西斯的，
现在不再关心贵族，而只注意短剑的刃尖，
那支曾经弯弯曲曲的金喇叭缄默无言。

不管多少神圣的星辰都阻挡不住，我相信，
任何人一旦和特里斯特罗确定约会。

又是特里斯特罗！这与皮尔斯遗产中收藏的邮票，与盛行于加利福尼亚的秘密的私人邮递系统“W.A.S.T.E.”有着渊源关系，但又是怎样一种渊源关系？任你去书店、图书馆，去向历史学教授查对和研究各种版本的异文，女主人公奥狄芭直到那批邮票作为第四十九批拍卖的遗产之际，依然一无所知。一切信息使人撩乱，无助于解谜。

托马斯·品钦作为一位富有科学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并富有历史感的小说家，就这样从他的热力学和信息的“熵”定律的视角，运用独特的黑色幽默的手法，为读者描绘了当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日益丰富，而其精神世界则日益沦为“荒原”的西方后工业社会如美国的一幅社会全景图，一幅众生相，而作者的寓意昭然可见。论者认为比之作者其他两部长篇小说，《拍卖第四十九批》“体制虽小而才华横溢”，自是的评。

夏之牛

1988年盛夏

有一个夏天的下午，奥狄芭^①·马斯太太刚从一次以冷食为主的午餐会回来——午餐女主人端出来的乳酪酥，野樱桃酒的分量也许搀得重了一些——一回家就发现人家提名她当一笔大遗产的执行人。遗产的主人名叫皮尔斯·尹维拉雷蒂，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产巨子，生前尽管有一次在业余时间输掉两百万美金，遗产仍旧雄厚繁多，盘根错节，清理起来很费功夫，决不是什么挂名的差使。奥狄芭站在起居室里，只有电视机绿幽幽的、一闪也不闪的指示灯盯着她，她呼喊上帝的名字，尽量使自己觉得已经烂醉。但是无济于事。她想起马萨特兰^②一座旅馆的房间，房门刚刚砰的一声仿佛永久关上，立即惊起门廊上两百只飞鸟；她又想起科内尔大学图书馆前斜坡的日出，斜坡朝西，所以从来没有旁人在这里见过日出；她想起巴多克^③的乐队协奏曲第四乐章一个干巴巴的忧郁调子；还有杰伊·古尔德^④的半身白色雕塑像，皮尔斯把它供在卧床上一个非常狭窄的架子上，她老是担心它说不定哪一天会掉在他们身上。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这么死去的，死在他种种梦想中，给屋子里唯一供的偶像砸死？想到这儿，她不禁纵声大笑，无可奈何地大笑：奥狄芭，你病得太厉害了，她对她自己说，不然就是这

房间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通知书是洛杉矶一家律师事务所发出来的，全称是洛杉矶沃普、威斯特富尔、古比谢克、麦克明格斯联合事务所，签名的是一个叫梅兹格的人。通知书说皮尔斯去年春天过世，最近才找到遗嘱。梅兹格被指定为遗产共同执行人，如有法律纠纷，他可以担任特别顾问。还有个一年前的遗嘱附录，指定奥狄芭也是执行人。她想回忆一下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那天整个下午，从到商业区“松林中的金尼雷特”的市场去一直到回家准备晚餐，她始终在反复苦苦思索，到底年前发生了什么事。她先是去买意大利乳酪，听听音乐广播网的音乐（这天下午她果真穿过珠子门帘，听韦恩堡十八世纪演唱团按照不同版本演奏维伐蒂^①的小笛协奏曲，独奏者是博伊德·比弗，听到的是该曲的第四小节）；随后她回去，上家里的香草园，在阳光下采摘茉莉和甜薄荷，这以后就披览一下最近一期刊物《科学美国人》，给扁面条一层层铺乳酪屑，给面包夹黄油蒜泥，撕莴苣叶子，最后就开了电炉，调配柠檬威士忌，准备迎接丈夫温德尔·马斯（“马乔”^②）下班回家。她整个下午从事这些家务安排时，始终在尽力回忆，苦苦思索，清算盘点已往的日子，好比

① 名字暗指希腊神话的奥狄浦斯，误杀父亲并娶母亲。

② 墨西哥海滨游览胜地。

③ 匈牙利作曲家（1881—1945），喜爱民谣，晚年移居美国。

④ 美国十九世纪末金融及铁路巨子。

⑤ 意大利十八世纪作曲家。

⑥ 这是外号，意为“孩子”。

在洗厚厚一大叠纸牌，每一天（她首先同意这种看法）看起来多少是一模一样，不然就是魔术师手中的一副牌，所有的牌都巧妙地暗示着什么，行家一眼就看得出那张多余的牌。她这么费劲地回忆，一直到她拌搅柠檬汁时才想起去年有一天清晨三时左右，曾经来过一次长途电话，天知道从哪儿打来的（除非他留有日记），声音开始时是以浓重的斯拉夫腔调说，他是特兰西瓦尼亚领事馆的二等秘书，正在寻找一个逃亡的女子；声调一变为滑稽的黑人腔，再变为充满敌意的美籍墨西哥人腔调，话中尽是墨西哥人的土话；接着又变为盖世太保军官，狼嚎似地盘问她可有亲戚在德国，最后才是他那拉蒙特·克兰斯顿声音，从前他同她到马萨特兰去时，沿途用的就是这种声调。“皮尔斯，对不起，”她好不容易才能插口说，“我们俩不是早就——”

“但是玛戈，”声调是认真的，“我刚从韦斯顿局长那儿回来，在开心馆里的那个老头儿是被杀害奎肯布什教授的同个吹箭筒杀害的，”等等。

“看在上帝面上，”她说。马乔滚过身来，正盯着她。

“干脆挂断就是了，”马乔通情达理地建议。

“嘿，我听见了，”皮尔斯说。“看来是时候了，该叫‘鬼魂’来教训一下温德尔·马斯。”接着是沉默，实实在在、彻彻底底的沉默。她最后一次听到他的话声就是这一次。拉蒙特·克兰斯顿。长途电话可以从任何方向，任何遥远的地方打来。来电话的几个月后，沉静、模糊的往事被转换为下列的形象：有关他的脸和身体的记忆，他送给她的物品，还

有些她有时装做没有听见他说的事情。这使他差一点儿被忘记光了。鬼魂等了一年才出现。但是现在来了梅兹格的通知书。去年皮尔斯半夜打电话来，是不是就想告诉她有关遗嘱附录的事？或是他打电话来时，感觉到她的厌烦和她丈夫的冷淡，所以故意开个玩笑？她觉得自己被暴露了，被人家巧妙地利用，被逮住了。她生平从未执行过遗嘱，也不懂从何作起，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洛杉矶法律事务所，她不懂得从何作起。

“马乔，宝贝，”她无以自拔地呼救道。

马乔回家来了，一步跳过了纱门。“今天又是失败，”他开口这么讲。

“让我告诉你，”她同时也开口说。不过，还是让马乔先说吧。

马乔是电台唱片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工作地点在半岛^①更远一点的地方，经常因为他的职业而深受良心谴责。“我再也没有信心了，奥狄，”他一般会这么冲口冒出话来。“我试了又试，真是没有信心了，”他的情绪非常低沉，也许已沉落到她不能抵达的境地，往往叫她惶恐不安。现在他大概是看到她快要失去控制，才稍为振作些。

“你太敏感了。”对，她本来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说出口的只有这么一句。无论如何，这句话倒是真话。他从前当过几年旧汽车的推销员，对他的职业是什么滋味非常敏感，

① 弗吉尼亚州东南部一地区，在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中间。

上班就等于经受极度痛苦的折磨。他每天上唇用刀子刮三趟，一定要刮到没有任何上髭的暗影才罢休，而且用的又是新刀片，刮出了血还在狠狠地刮。他购买西装时专挑没有填肩的，还去找裁缝特为把西装的翻领改得特别窄；梳起头发来只抹水，而且还摹仿西部影星杰克·莱蒙，向后直梳。他一看到锯屑，甚至连削铅笔的木屑，立即退缩，因为据说他的同行专用这种东西封住出毛病的传播。他吃规定饮食，但是又不能像奥狄芭那样用蜂蜜代糖拌咖啡，因为任何粘性东西都叫他不好受，使他非常强烈地联想到人家怎样在汽油里兑东西，怎样在汽车活塞和汽缸壁间渗进骗人的不诚实。有一次晚会，有人提起奶油泡夫^①，在他听来这话含有恶意，就此离开。那人是个从匈牙利逃难出来的点心厨师，谈奶油泡夫正是他的本行。马乔就是这么脸皮嫩。

然而，至少他对汽车是有信心的。也许是过分相信了。怎么可能不这样呢，每周七天，天天看到一些比他穷困的人们，黑人啦，墨西哥人啦，穷白人等等，开来破烂不堪的旧车折价抵偿。这些旧车其实就是这些穷人（包括他们的家庭）的化身：他们和他们一辈子的生活，赤裸裸地摆在车场上，任凭任何人，一个像他那样的陌生人，仔细观看；车身歪斜，下边生锈，挡泥板重新油漆过，只是稍微不同于本来色彩，足以贬低价值，如果不是贬低马乔本人的话。车子里边，无可救药地是冲鼻的儿童的气味，超级市场的酒味，两三代人

^① 奶油泡夫有时也指女子气的男人。

的香烟味，不然，就只是尘土气味。清洗这些汽车时，不得不看看这些穷人生活的真实残余。也没法子计算究竟什么东西确实是放弃的（他认为因为搞到的东西这么少，他们出于害怕，把大多数东西都保留起来），什么东西却是（可能是悲惨地）遗失了：为着节省五分或一角钱而剪下的赠券、赠品兑换券、市场特价品的粉红色广告单、香烟、缺齿的梳子、招聘广告、电话簿上撕下来的黄色专栏^①、内衣和已经过时的服装扯成的破布条，那是用来揩干净挡风玻璃上你所留下的气息的，你就可以看清一切，电影啊，你眼红的女人或是汽车啊，一个仅仅为了演习叫你把汽车靠拢路边的警察啊；一切零零碎碎的东西，拼凑成为一盘绝望的色拉，外加一层灰色调味汁，那是由香烟灰、浓缩的废气、尘埃、躯体的排泄物等拌搅而成的。他一看到就恶心，但是他又非看不可。这地方索性是烂车摊也好，也许可以挨出头，干出点名堂，何况构成车祸的暴力事件，毕竟还不至于十分经常，与本人的距离也比较远，人家闯上车祸，我们幸免，好像就是奇迹，正像人必有一死，只是挨到我们本人以前，就是奇迹。但是这旧车折价抵偿的买卖，日复一日，无穷无尽，但又不可能成为暴力事件或是流血事件，干的尽是要嘴皮子的买卖，马乔神经脆弱，日子一长可受不了。就算经受这种经常不变的灰色病，日子久了可能产生免疫，他还是不能忍心看到每个车主，每个极相似的人，排队进来，把他那部有凹痕、有故障

① 电话簿中黄色专栏，按行业分类，纸黄色，故名。

的车子(就是他本人化身),来交换一部同样没前途的、另一个人的汽车。而且这事做起来,仿佛又是最自然不过的。这对马乔太可怕了。无穷无尽的、回旋的乱伦。

奥狄芭不理解他为什么时到今日,还是心烦意乱。他跟她结婚时,已在电视台,KCUF,工作两年了。他在那条苍白、喧闹的交通干道边旧车场的经历,已是遥远的事了,正像老一代女人的丈夫心目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是朝鲜战争。天啊,也许她丈夫应该参军打仗。他对树林中的日本兵、驾驶老虎坦克的德国鬼子或是夜间吹号的越南佬,可能比对五年来一直使他惶惶不安的旧车场上的一切更容易忘掉。五年。那些丈夫在恶梦中流汗或者乱喊乱叫惊醒,你们安慰他们,按住他们,使他们安静下来,有一天他们就忘掉那一切了,这她知道。但是马乔什么时候才会忘记呢?现在他担任电视台唱片音乐节目的播音员,是通过一位好友的介绍,这朋友是电台广告部经理,他每周上旧车场走一趟,因为旧车场在电台登广告。她怀疑人家叫他担任播音员,目的恐怕就是想通过流行歌曲两百首这节目,甚至通过机器吱吱喳喳报告新闻——一切凡是切合青少年趣味、一切制造骗人美梦的节目——使得马乔和那旧车场隔离开。

他太信任那旧车场,对电视台则全无信心。可是瞧他现在在这幽暗的起居室,像只大鸟在上升的气流中滑翔着,咧开着胖乎乎的嘴笑盈盈地朝着滴水的盛满鸡尾酒的调酒器轻飘飘地滑行过来,你总以为他心平气和,得意扬扬,怡然自得。

他这种神态一直保持到他开口。“今天芬奇，”他边说边斟酒，“喊我进去，要谈谈我的形象问题，说他根本不喜欢我的形象。”芬奇是电台广播节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马乔的死对头。“说我现在太色迷迷了。我的形象应该是年轻的父亲或是老大哥。小妞们打电话来点唱，推敲我讲的每一句话，在芬奇听来，都是赤裸裸地挑逗欲念的。所以我今后的电话都得全部录音，由芬奇亲自检查，删去任何不干不净的话。他要审查的只是我这方面的讲话。审查，我对他说，‘审查个屁，’我哼了一声掉头就走。”他跟芬奇大致每周要这么扯皮一次。

她把梅兹格律师的来信递给他看。皮尔斯过去跟她的关系马乔全都知道，在他们结婚的一年前，皮尔斯早就跟她断绝来往。他看看信件，羞涩地眨了一阵眼睛，就闪开身了。

“我怎么办呢？”

“噢，不行，”马乔说，“你找错门啦，我不行。我连所得税的报表都填不了。执行遗嘱，我帮不了你一点忙。找罗斯曼吧。”罗斯曼是他们的律师。

“马乔。温德尔。我跟他早就断了关系。在他把我名字填进遗嘱以前。”

“对，对。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奥狄。我不在行。”

所以第二天早上她就去找罗斯曼。她对着梳妆台的镜子沿着眼睑画黑线，每次不是画歪了，便是猛烈地抖动，画了半个钟头才能放下刷子。原因是又来了一趟深夜三时的